

归湾

——一只海龟与一片海的漫长约定

□ 张熙 周正清

—

傍晚七点，大星山垂下黛色的影子，把最后一抹晚霞挡在山背后。游客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沿岸步道安静下来。南海的潮水仍在一遍遍涌向沙滩，白色浪花在暗处铺开，又被更深的蓝色收回。

这时候，保护区工作人员开始了一夜的巡护。

没有明亮的手电，没有高声交谈。灯光被压低，脚步也被放慢。人沿着潮线缓缓行走，目光在沙面上搜索：有没有一道宽阔的爬痕，有没有被前肢拨开的沙沟，有没有一只远行归来的海龟，正从浪涛深处抬起头。

海龟繁殖季，巡护通常从晚上持续到次日凌晨。人们把喧闹留在保护区之外，把黑暗、寂静和完整的沙滩还给海龟。对人来说，这只是一夜；对一只海龟，却可能是一场持续二十多年、横跨数千公里甚至上万公里的归途。

我把目光投向海面。

此刻，远处或许正有一只海龟随潮而来。

她在深海里游过季风和洋流，穿过渔网密布的水域，避开船舶的螺旋桨，也曾从漂浮的塑料袋旁经过。她没有地图，却记得海水的气味、地球磁场的细微变化，记得幼年时身体第一次触碰的沙粒。

大海看上去没有道路。

可在海龟的生命里，海水深处一直藏着一条回家的路。

那条路的尽头，是广东惠东大星山下的半月形沙滩。这里处在大亚湾与红海湾交界处，三面环山，南面向海。山体遮挡了部分强风和外界干扰，沙滩坡度舒缓，沙质松散。这片海湾像一只向南方微微张开的手掌。

许多年前，一只幼龟从这里出发。许多年后，她穿过辽阔的大海，再把身体交还给这片沙滩。

人与一只海龟的约定，也从等待她归来的夜晚开始。

大澳村的老人们记得，小时候，海龟还常在夏夜爬上岸。



巽寮湾

他们记得，白色沙滩上伏着一只只产卵的海龟，远远看去，像潮水搬来的岩石。孩子们围在海龟旁边嬉闹，不懂得什么是濒危动物，也不知道海龟在地球上已经生活了亿万年。那时候，人们觉得，海龟和潮汐一样，每年都会回来。

海似乎永远不会空。

鱼似乎永远捕不完。

沙滩上的脚印被潮水抹去，第二年还会有新的爬痕。

二

然而，人类进入海洋的速度，渐渐超过了生命繁衍的速度。

20世纪80年代，沿海经济开始迅速发展，船只增多，捕捞能力增强。在海龟及其制品的市场需求刺激下，偷捕行为一度猖獗。海洋污染、渔业误捕、岸线开发等人为干扰，不断挤压着海龟的生存空间。

一张渔网，对于捕鱼者来说是生产工具；对于正在洄游的海龟来说，却可能是一堵无法挣脱的墙。

一个漂在海面的塑料袋，在人眼中只是垃圾；在海龟眼中，却可能像一只可以吞食的水母。

海龟不会控诉。

它们只是越来越少。

2006年以后，海龟湾野生海龟上岸产卵数量明显减少，有些年份甚至没有发现野生海龟产卵。沙滩仍然洁白，月光仍然照在浪尖上，巡护员依然一夜一夜地等

待，可海龟留下的爬痕，开始成为一种稀缺的消息。

1985年初，杨振扣还在惠东县渔政管理站工作。

他接到上级通知：广东准备建立海龟保护区，需要尽快调查当地海龟资源情况。

杨振扣来到海龟湾，向村民询问海龟什么时候上岸。一位村民用农人的节令回答他：“稻谷低头的时候，海龟就来了。”

稻谷低头，是端午前后。

那也是南海季风渐强、海龟开始登陆产卵的季节。

这句带着泥土气息的话，后来进入调查报告，成为中国海龟保护史上一个生动的坐标。海上的生命规律与岸上的农耕节律，在一个普通村民的经验里相遇。

1985年3月，海龟保护区成立。

起步时，省里拨下的经费并不多。一个站长带着几名村民，在沙滩边搭起帐篷，就开始守护海龟。没有完整的实验室，没有现代化监控系统，也没有成熟的人工繁育技术。

保护区工作人员白天照料受伤的海龟，夜里巡护产卵沙滩。没有人知道这项工作要坚持多少年，也没有人能保证，那些放归大海的幼龟将来是否真的能够回来。

一年后，保护区晋升为省级；1992年，又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02年，被列入国际重要

湿地名录。保护区总面积1800公顷，其中海域1600公顷、陆地200公顷，主要保护海龟及其产卵场，以及珊瑚礁、海藻场等关键生境。

这是制度建立的过程，也是一种生态意识逐渐苏醒的过程。

过去，人们保护海龟，更多源于民间传说中的敬畏，源于“有灵性、不能杀”的朴素感情。后来，人们开始明白，一只海龟不仅属于一片海湾，也属于一个庞大的海洋生态系统。

保护它，需要保护产卵沙滩，也需要保护近岸水质、海藻场、珊瑚礁和洄游通道；需要管理捕捞行为，也需要控制灯光、噪声、垃圾和无序开发；不仅需要保护区工作人员，还需要渔民、执法人员、科研人员、游客和当地社区共同参与。

海龟湾的边界因此不再只是地图上的一条线。

它沿着海龟的洄游路线向远海延伸，也沿着人的责任向村庄、城市和湾区延伸。

三

建立保护区，并不意味着所有矛盾会立刻消失。

保护需要空间。村民也需要土地、生产和生活。

保护区使用了大澳村部分土地。随着滨海旅游升温，土地价值不断上升，一些多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保护区要建设救护设施、科研场

所和科普空间，村民则担心自己的利益受损。

一边是海龟的产床，一边是村民的饭碗。

保护区工作人员曾经反复解释、协调。有一段时间，只要保护区出现施工动静，就会有人前来阻拦。在村民看来，保护海龟是公共事业，承受相关限制的却是他们自己；游客来看海龟，保护区获得发展，村庄却仿佛被隔在围栏之外。

这不是谁不热爱自然的问题。

当生态保护与普通人的生活发生直接冲突时，仅靠道德劝说，往往走不了太远。

保护区逐渐认识到：只有让保护者受益，让利益相关者成为参与者，生态保护才能从行政要求变为社区自觉。

双方开始寻找新的平衡。

保护区将生态旅游门票收入的一部分用于补偿社区，并通过就业安排、旅游服务和共管机制，让大澳村分享生态保护带来的收益。后来形成的机制，是将门票收益的30%给予当地社区，用于改善村庄环境和村民生活。

村里有人开起民宿，有人经营餐饮，有人参与出海观光和旅游服务。曾经主要靠捕捞、耕种生活的居民，逐步从海洋资源的直接索取者转变为生态景观和自然教育的共同经营者。

村民陈锦标经营民宿后，算过一笔朴实的账：不少游客正是奔着海龟湾来的。海湾保护得好，客人愿意来，村里的生意才做得长久。他把道理归纳得很简单：“环境好，生活好。”

如今，保护区以门票收益反哺社区，并引导村民发展民宿、餐饮和生态观光；社区获得生态红利后，也主动参与海域巡逻、线索报告，协助制止非法挖沙、违法捕捞和海洋污染。保护区与社区逐渐形成共建、共管、共享的关系。

这笔账的意义，不只是增加了多少收入。

它改变了人与海的利益关系。

过去，捕到一只海龟，可能被看作一次偶然收获；现在，发现一只受困海龟，村民会立即报告保护区。过去，人们计算一网鱼的价值；现在，他们也开始计

算一片清澈海湾、一只归来海龟、一群研学孩子所带来的长远价值。

“靠海吃海”没有消失，只是有了新的含义。

不是把海里的资源越取越少，而是把海的生态越养越好；不是以一时捕获换取收入，而是以长久守护积累价值。

这正是“两山”理念落在海岸线上时，最动听的回声。

四

白天的海龟湾，是另一种景象。

自然教育步道沿着山海铺展。孩子们在科普馆里认识绿海龟、玳瑁、蠍龟和棱皮龟，了解海龟为何洄游、如何产卵，意识到一个随手丢弃的塑料袋可能在海上漂流多年。

有人隔着保育池观察受伤海龟，有人在展板前追寻卫星定位轨迹。孩子的问题总是具体：

“它为什么要游那么远？”

“它怎么知道这里是家？”

“放出去以后，还能找到它吗？”

讲解员一次次回答。



自然教育的意义，或许就在这些看似幼稚的问题里。一个孩子今天认识海龟，明天可能会劝父母少用一个塑料袋；一个家庭开始关注海洋垃圾，一个社区便可能出现更多主动的守护者。

保护区坚持“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一片社区”的思路，持续开展研学课堂、夏令营、冬令营和“海龟进校园”等活动。生态旅游不只是欣赏风景，也是传播海洋知识、培育生态意识的公共课堂。

沿着步道继续向前，可以看到海面在阳光下变换颜色。

近岸是浅绿，再远一些是碧蓝，到了天际线附近，颜色沉入深靛。海鸟从礁石上起飞，影子掠过水面。游客举起手机，但在一些区域，他们必须止步。

海龟湾的美，不来自无限度地打开，也不来自把每一寸岸线都变成可消费的景观。

真正的保护，需要边界。

哪些区域可以开展科普和游览，哪些区域必须严格限制；哪些设施可以建设，哪些空间应当留给海龟、鱼类和鸟类；游客可以走到哪里，灯光应该在什么时间熄灭——这些看似“不方便”的规定，恰恰构成了海湾美丽得以持续的前提。

保护区对生态敏感程度不同的区域实施差异化管理：在影响可控的区域完善科普馆、保育中心、自然教育步道和观海设施；在生态敏感、物种丰富的区域严

格控制人类活动，加强管护和修复。生态旅游产生的收益，又被用于海龟繁育、救护、巡护和社区补偿，逐步形成“生态促进旅游、旅游反哺保护”的良性循环。

这是“高颜值”海湾不同于普通景区的地方。

颜值只是人眼看到的表层：蓝色海水、白色沙滩、绿色山林。

在颜值之下，是水质、底质、植被、物种、潮汐和管理边界构成的生态系统；是制度、科技、执法、社区参与和利益共享共同支撑的治理体系。

一片海湾真正的价值，不只在一张照片里。

它体现在海龟是否愿意回来，村民是否因此获得更稳定的生活，孩子是否从这里建立起海洋伦理，一座城市是否因生态品质而拥有更持久的吸引力。

五

从海龟湾向更远处望去，大亚湾与红海湾在山海间展开。

这里既靠近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活跃区域，也是重要的海洋生态空间。湾区越是高速发展，越需要稳定、健康而有韧性的自然系统。

海湾不是经济版图边缘的一道蓝色背景。

它是渔业资源的生长场，是珍稀物种的栖息地，是城市生活的公共空间，也是区域发展的生态底座。建设“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丽海湾，

需要以海湾为单元，统筹污染防治、岸滩整治、生态修复和亲海空间建设，在发展与保护之间建立长期秩序。

海龟湾的实践给出了一种具体回答：保护不是把自然封存在玻璃柜里，也不是让村镇为保护单方面付出代价；发展也不是把每一片沙滩都交给商业，把每一道海岸线都变成楼宇和灯火。

保护可以创造价值。

一只海龟带来的，不只是物种意义上的珍贵，也可能是一条自然教育线路、一批科研成果、一家村民民宿的客源、一座城市的生态名片，以及一个区域面向未来的绿色竞争力。

但价值转化有一个不可颠倒的前提：先保护，再利用；先明确生态边界，再谈产业空间。

没有海龟的海龟湾，只剩下一个地名。

没有生态底色的旅游，也只能是一场短暂的热闹。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海龟湾，这是巡护员在深夜压低的手电光，是科研人员守着孵化箱记录的数字，是村民发现受困海龟后拨出的电话，是一张门票中用于社区补偿和保护事业的份额，是孩子离开科普馆时记住的某句话。

也是一只野生海龟，在运行多年后，仍愿意把生命托付给这片沙滩。

六

夜色再次降临。

海龟湾褪去白日的喧闹，山的轮廓重新变得深沉。潮水从远方赶来，在沙滩上铺下一层白色浪花。

巡护人员又出发了。

他们不知道今夜会不会有海龟出现。

也许整整一晚，沙滩上只有自己的脚印；也许在凌晨最安静的时候，海面会突然浮起一块深色龟甲。

等待，本身已经成为保护的一部分。

人类习惯用项目周期、经济指标和年度数据衡量成效，海龟却遵循另一套规则。它从孵化到成熟需要漫长时间，一次洄游可能跨越多个国家和海域。人类今天守住的沙滩，也许要二十多年以后，才会收到一只海龟归来的回信。

生态文明因此不仅意味着行

动，也意味着耐心。

愿意为尚未发生的归来保留空间，愿意为看不见生命控制欲望，愿意把一部分眼前利益交给遥远的未来。

潮水开始漫过旧的爬痕。

我仿佛看见一只幼龟从沙穴中钻出。它顶开覆盖身体的沙粒，向海面微弱的光亮爬去。它还不知道大海有多辽阔，也不知道前方有多少风浪。

它只是本能地向前。

浪花接住它小小的身体，把它带入深蓝。

许多年后，它是否会回来，没有人能够回答。

但人们仍会守住这片沙滩，守住海水的清澈、夜晚的黑暗和岸线的宁静；守住鱼群游弋、海鸟翔集，也守住村庄从生态保护中获得幸福生活的权利。

因为真正的约定，从来不是

要求一只海龟必须归来，而是无论它何时归来，这片海湾都还在。

山仍然青翠，沙仍然洁净，海仍然能够容纳古老的生命。

潮起山海间，一只海龟游向远方。

它的身后，海龟湾以自己的清澈、宁静和生机，融入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蓝色版图。那片海不再只是发展的边界，而成为发展的底色；不再只是城市眺望远方的风景，而成为人与自然共同书写未来的起点。

潮水一次次抵达岸边，又一次次返回大海。

那是海湾的呼吸。

也是一场跨越山海、仍在继续的漫长约定。

（作者单位：张熙，中共惠州市惠城区委党校；周正清，江西财经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



海龟